

成大學生社團零貳社，為了凸顯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「元兇」角色，挑在二二八當日，對校園內的蔣氏銅像潑漆，校方不但可能施以警告處分，成大學生更在臉書上連署要求社團道歉，並回復公共空間原貌。

藉由顛覆或破壞威權或獨裁紀念物，挑戰人們對遍布周遭之威權遺緒習焉不察或無感的現象，在新興民主國家十分常見。例如，蘇共倒台與東歐民主化後，遍布各地的列寧雕像屢遭破壞，簡單的手段是塗鴉或潑漆；激烈者可能以大型機具推倒，甚至放置簡易炸彈將之炸毀。阿根廷也曾有市民一狀告上法庭，要求政府應落實原有規定，即首都不能有任何街道或公共場所以獨裁政權人物命名，法官也著令市府立刻改善。

比較特別的例子是西班牙，在 1975 法西斯獨裁者法朗哥去世後，以和平轉型成為民主化典範。當時為了維護新生的脆弱民主，左右兩派決定不處理威權統治遺緒，「共同遺忘」大規模發生的人權侵害案件。但歷史傷痕並未隨著時間流逝而自動癒合。三十多年後的 2008 年底，國會通過「歷史記憶法」處理法朗哥罪行，其中一項重要規定是，全國公共場所均須移除法朗哥象徵如銅像或牌匾。凡以獨裁者及其內戰黨羽來命名的街道或公共設施，也都得改名。接受政府補助的民間單位如教會，如果拒絕配合，可能從此失去官方資源。

法朗哥銅像不但從此在西班牙本土絕跡，連位於北非沿岸，由西班牙管理的港口城市梅利利亞（Melilla）也無法自外於事，即使市府一度不願配合，主張銅像是為了感念當時法朗哥率兵擊退來犯的摩洛哥軍隊，而非為了彰顯獨裁者而豎立，也必須將之移除。

雖然身處以民主成就獨步華人世界的台灣，我們也時常面臨這種歷史記憶的衝突。威權政權的扈從如郝柏村或部分媒體，不但至今仍以極具封建意味的「蔣公」稱呼獨裁者，更時時不忘提醒人們兩蔣治下的台灣奇蹟，將所有侵害人權、戕害民主之舉，均視為必要之惡，此等謬論，除了凸顯其傲慢無知外，其實不足為奇。

### 容許異見譴責抵制

但成大學生自發迅速的反制（乃至前陣子中山大學類似事件引發的相同迴響），則更發人深省。他們的論述重點並非直接擁護或緬懷獨裁者，而是認為「人權或

民主價值即使再具進步性，但只要破壞校園財產便不可取，因為這是所有人共享的公共空間」。這種將銅像存在去脈絡化的說詞，其實很有討論空間。蔣介石獨裁統治的角色與責任，早有成篇累牘的研究班班可考。但教育場所傳遞的應該是社會共同的價值與基本理念如民主或人權，若如學生所言，校園屬於所有師生共有，需顧及各方感受，自然不該容許這類歷史評價有極大爭議的象徵持續存在。即便退而求其次，在銅像尚未撤出前，也應容許異見者針對此類象徵物做出譴責或抵制的各種行動。

年輕世代對於未親身經歷之歷史傷痕的冷漠，輔以看似中立而去政治化的修辭，其實可能在有意無意間，造成與至今仍擁護史達林的俄國老兵，或為皮諾契設置紀念館的智利右翼類似的社會後果，這恐怕是網路上義憤填膺的大學生始料未及處。今年是台灣解嚴 25 周年紀念，若無法訴求政府徹底檢討公共空間中的威權象徵，或許這項民主工程就該由民間自發性啟動，成大與中山大學的學生已踏出重要的一步。

作者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

本文刊登於 2012/3/1 蘋果日報論壇

全文網址：[http://tw.nextmedia.com/applenews/article/art\\_id/34059314/IssueID/20120301](http://tw.nextmedia.com/applenews/article/art_id/34059314/IssueID/20120301)